某部設伏廉峪
誘殲赤尖嶺敵

（本報訊）九月十八日拂曉，我軍某部設伏廉峪背後山上誘殲赤尖嶺敵人。九時左右，敵十七名攜輕機槍、擲彈筒各一、步槍一支前來，我軍先以手榴彈、機槍猛擊敵人，隨又衝敵包圍發起衝鋒。班長黃金段猛撲敵人，撥開敵人的刺刀，一手把敵人打暈，奪下槍來又將敵人刺倒。戰鬥結果斃敵三名、傷敵一名、俘敵一名，繳三八式步槍四支、望遠鏡一架，其他刺刀、鋼盔、子彈盒、皮鞋、皮帶等二十餘件。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廿九日　夏曆甲申八月十三日
第五六二號
社址：山西興縣
八月初七日秋分　廿二日寒露

靜樂城郊民兵活躍

（靜樂訊）濘口克復後，我民兵活動更加積極，現已推向靜樂城附近。十三日某村民兵中隊長帶民兵在忻靜公路上活動，打擊敵人的運輸。當日有往鄉家會偽警備隊二人由城裏領餉米返回，剛出城即被我民兵俘獲，要下小米一百斤，食鹽二十四斤，手錶四個，其他公文等件一部；應差民夫四人，當即釋放。這幾日城內敵人將東、西、北三個城門都用石頭土口袋塞住，只留南門還每日只開三次，防止我軍襲擊。（劉震）

延安觀察家評國內戰局
立即改組政府與統帥部，驅逐賣國賊、投降派與法西斯份子，挽救民族於危亡。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延安觀察家關於國內戰局發表評論稱：最近中國兩個戰場的軍事情勢，尖銳地揭破了國民黨當局所謂「軍令統一」的實質是什麼。在完全由國民黨統帥部所指揮的正面戰場，自本月二日湘敵進陷常寧後之十二日間，先後失去湘桂路沿綫的祁陽、零陵、東安、新寧、道縣、資源、全縣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與側翼的邵陽，均已岌岌可危。同時期中，廣東敵自西江與雷州半島兩路侵陷高明、四會、廣寧、開平、新興、陽江六城。目前自道縣南犯之敵，已直抵湖南最南部之江華、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敵，則已進陷廣西之懷集、信都。兩綫相距已不滿一百二十哩，此種日寇一綫之可恥失敗，即今日所謂「服從軍令」之代價。當盟國在海上竭力準備進攻菲律賓與中國海岸，在陸空竭力加強滇緬進攻與轟炸日寇佔領區及其本土之際，重慶腐敗無能的統帥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險與盟軍的困難，而給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陣地與拖延的機會。蓋西南戰場失敗的嚴重性，首先尚不在喪師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戰略的結果。廣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到重慶之大門。另一方面，日寇所最顧忌的盟國空軍，亦因湘桂形勢的急速惡化而喪失了重要的陣地，且繼續感受國民黨惡劣軍事指揮的危害。退一步說，敵人即使僅僅打通其橫貫中國之交通綫，並將中國切爲兩半，此對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勝計。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兩次演說，沒有一個字道及如何挽救當前的危機，或如何改變造成此危機之統帥部的方針與成分，徒然一再强調其阻礙抗戰勝利的所謂軍令統一。殊不知所謂軍令統一一語誠如參政員王雲五、胡霖兩氏所說，「原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只是用什麼軍令去統一。如必以今日失敗主義的軍令來統一全國，則無非欲全國軍隊均向過去的河南戰事與現在的湘桂戰事看齊，同歸於盡，而後甘心，這種亡國心理除了幫助敵人，阻礙勝利與引向失敗之外，不能有任何別的東西。

試一反觀被國民黨稱爲「不服從軍令」的敵後戰場，則情形完全相反。這個戰場的人民軍隊，在八九兩月中，連續獲得了重要勝利。山東的八路軍，在八月下半月與九月上半月中，連克五城，即舊黃河口的利津、樂陵、臨邑，膠東半島尖端的文登和山東東南部的沂水，山東西南部的鄆城戰役，解放村鎮六百餘，山東東南濱海區的反「掃蕩」戰役，殲滅偽軍陳三坎一旅，尤與正面戰場的日失一城成一極鮮明的對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許多勝利，如河北八路軍攻入北平城北十六哩的高麗營，攻入北平東南的青雲店與西南的長辛店，以及滄州、雄縣、深澤的縣城和易縣、徐水的城關，活動於南京、上海寧波三角地帶的新四軍，攻克南京西南十六哩的六郎橋，長江北岸白石莊、黃港、新牛港，攻入太湖西岸的長興及南京長興間的溧水、溧陽三城與寧波的近郊，廣州附近的東江縱隊，亦攻入廣州市郊的龍眼洞。僅就沂水、文登、鄆城、長興四次勝利統計，解放的國土即達一萬四千方里，或約一千五百方哩。由於敵後最近的連續勝利，中國解放區的人口總數已由八千六百萬增至九千萬以上。如果所謂軍令，是要抗日，要勝利，則敵後戰場實爲執行抗戰軍令的模範。但是若國民黨所提議的必須將這種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將收復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獲的人槍送還敵僞五分之四，才叫做「服從軍令」，則這種所謂軍令也者不過是天皇陛下的走狗們所發的叛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軍令，中國人民將起而懲治這些實際上的賣國賊，決不許其逍遙法外。

綜觀中國兩個戰場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戰場的中心問題是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各人民團體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緊急國事會議，立即廢除國民黨的寡頭專治，澈底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立即將一切賣國賊，投降派，失敗主義者，專制主義與法西斯份子全部驅逐出去，並交付人民懲辦，由代表抗戰利益與人民意志的人們去掌握政令軍令，才能阻止敵人前進，挽救國家危局。至於敵後戰場的中心問題則是加強武裝。在這裏，完全應該按照共產黨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勝仗，國民黨僅僅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敗仗這種事實，共產黨應得盟國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國民黨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國民黨分配，因爲它已無資格做這些事了。如果政府與統帥部不改組，則六分之一的物資交給國民黨亦應考慮，因爲國民黨應負喪師失地與阻礙同盟國勝利之責，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給他，適以資敵。

臨南民兵
打退三交出擾敵人

（臨南訊）八月二十九日，三交敵一百七十餘，進犯我田家山，我馬大隊長領導民兵打走敵人，敵退到李家局搶掠，我民兵飛速趕上又打跑了敵人，搶掠的東西亦被奪獲，李家局未受一點損失。又石門墕敵六十餘到三交，中途休息，被我民兵薛貴芝等射擊五槍，斃日軍一名，偽敵一名。

離石軍民焚燬大武碉堡

（離石訊）此地部隊民兵連日主動出擊敵人，保衛秋收。九月六日，四區游擊隊、民兵、武工隊配合主力一部攻襲石門墕，斃敵數名，餘敵嚇得閉門不出。七、八兩日，又兩度襲入大武（二十五日本報有簡單報導），打死日軍三名、生俘偽警長一名和敵特務一名，繳自行車一、照像機一，並用火燒了南門碉台一座。當我軍從當街通過返回時，敵人嚇得動也不敢動。各地群眾聞訊歡喜異常，於十日在某地召開祝捷大會（同時慶祝西屬巴的勝利伏擊戰），四千餘人均攜帶慰勞品來慶祝勝利。（志强）

六分區我軍
反「掃蕩」勝利

（六分區訊）五、靜、寧、忻、崞等地敵偽八百餘，於九月九日分由東寨、軒崗、忻縣、崞縣四路出發，十日合擊我忻、崞之中心地區上下沙溝、寬灘、蒲閣寨，撲空後轉向西南之上下馬圈、漫塌地區反復「掃蕩」，在我軍民的打擊下，終於十三日被迫撤退。

此次敵寇進至我腹地時，到處遭我民兵游擊隊襲擊與地雷爆炸，斃傷十餘人，內有日軍指揮官一名。

敵寇此次掃蕩特點：（一）行動迅速突然，如忻縣出發之敵，一晝夜經三交、石河到達漫塌，次日早飯時即進至上下沙溝，三十小時內徒步行軍二百一十里。（二）敵寇估計我軍轉移方向，潛藏埋伏，行至合擊目標附近，即展開包圍。（三）敵寇「掃蕩」之主要企圖在於殲滅我軍主力，企圖失敗後即實行三光政策，殺我群眾六名、傷七名，拉走七人，燒燬糧百餘担，搶去四十餘石，姦淫婦女三十餘人，燒房子六十餘間，到處破壞群眾日用品，耕作器具。（華化）

平魯各村
成立聯防指揮部

（平魯訊）入夏以來，此間民兵積極活動。在我軍民不斷打擊之下，在八月份裏，使敵寇未敢出擾，各村群眾勝利完成夏鋤，秋收等任務。在生產戰鬥的方針下，保衛秋收的工作已在各村熱烈開始，爲了防止敵人破壞秋收，平、邊兩縣各村已建立起包括十個村的聯防區，成立聯防指揮部，在指揮部統一領導之下配合，互通情報，互相增援。九月一日敵出擾寨子山，聯防指揮部得到消息，即指揮民兵與部隊配合監視敵人，並在周圍佈了地雷封鎖，在敵情異常緊張之下，群眾依然照常收割，敵人在山頭上始終未敢下來。（振之）

我軍進攻汾陽大捷
盟國友人一致讚揚

由於我游擊隊民兵的緊張戰鬥，九月初敵寇對我汾陽邊山的「掃蕩」，遂被粉碎。但因日寇日暮窮途，更加瘋狂，群眾受了相當損失。爲了振奮人心，給殘暴的敵人再一次教訓，在敵人「掃蕩」剛剛結束以後，我八分區子弟兵和游擊隊，從十四日到十七日，以敵人在汾陽的軍事建築、工業建設和外圍據點爲主要目標，連續進行四天的攻擊戰鬥，使敵人受到沉痛的打擊。

頭一天，十四日夜晚，某部配合游擊隊，以奇妙的行動襲進敵人的飛機場、火車站，使守備的敵人措手不及，戰鬥不到一小時，就把它全部擊潰。然後，在敵人的飛機庫、火車站放起火來，幾十里外都看見火光沖天，徹夜不熄。十五日晚，我參戰部隊一齊投入戰鬥。一部奇襲敵人的火柴公司，守敵雖有戒備，但在我軍英勇突擊之下，大部被殲滅，一座火柴公司又在烈焰之中化爲灰燼。城南大營盤的敵人和西北協和堡的敵人，幾次出擊，企圖增援，都被我警戒部隊打退了。我軍抖擻精神，乘勢襲進大營盤，冲殺一陣，斃敵十餘；另一隊襲擊協和堡，射殺敵人哨兵；另一路警戒部隊，繼續把火車站、飛機場徹底摧毀以後，又襲擊汾陽的東關南關；敵人驚慌措亂，都不敢露頭。這時，我們還有一部摸進敵人的電燈公司，擲彈筒、手榴彈、地雷齊聲發作，在隆隆的爆炸聲中，把全部機器炸得粉碎。黑暗和火光一樣使敵人恐怖，敵人躲在漆黑的地獄裏索索發抖，八路軍在四周燃起了熊熊的火。十六日，攻擊的第三個夜晚，輪到敵人在汾陽外圍的重要據點——協和堡，我軍先以奇襲，猛冲進入碉堡把敵人殺死，把武器奪過來，兩個受傷的敵人作了俘虜，偽軍全部繳械。另一部游擊隊即把偽區公所和合作社解決，二十多個偽組織人員，也一個個束手就擒。

汾陽是同蒲鐵路由平遙分出一個支綫的終點，又連結着太（原）汾、汾離（石）兩條公路，是敵人侵略山西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據點，敵人每次對我根據地「掃蕩」，這裏都是集結重兵的基地之一。這次遭受嚴重的痛擊，老羞成怒，在十七日早晨，糾集趙莊等地的敵兵二百餘，分兩路出襲，企圖報復，來挽回一下「皇軍」的臉面。不料走到坡頭、俞家垣，又碰我軍當頭一棒，拖着九具死屍，狼狽逃回汾陽去了。

綜合四天的戰鬥，我軍攻克汾陽敵人的外圍據點協和堡（這是第三次了），這是第二次）；火燒敵機場、火司、電燈公司，燬四座名，（內有曾長一）偽軍三十八名；二十餘名，斃傷敵偽五十餘名；，[illegible]，彈藥千發，一挺，步馬槍五十餘陣亡排長崔永海同志以下二名，其他軍用品一百餘政治指導員、八分區的戰鬥英雄，張鐵同志，在第一天襲擊敵人飛光榮負傷了。

勝利大大的鼓舞了周圍的村莊猪宰羊，來慰勞自己的子弟兵。

在這時趕到，親眼看見這些英勇大受感動，一致非常興奮的說：是和人民結合的軍隊，延安和軍，都充分證實了，千眞萬確！我們許多的事實，報導給全世界。社記者福爾曼，奔走拍照，忙得照了四五十張。參加過北非和歐位盟國朋友，一面親自幫助我們面讚揚我軍作戰的巧妙英勇，說非洲其他戰場的作戰，實在也不民黨反動派對八路軍的造謠誣衊實殘酷的揭穿。（非垢）

加緊備戰認眞組織秋收

學習趙成成杜貴貴村的好經驗

（靜寧訊）九月四日，模範生產者趙成成聽到我軍收復溝口的好消息，他即一面向羣衆宣傳這個勝利，一面即進行動員與準備敵人可能報復「掃蕩」的佈置工作。當天全村羣衆都興奮而緊張的動員起來了，在他的總領導下，全村一齊動手，集體打，集體藏，一面打一面藏的辦法，把因雨還晒在場上的夏禾打藏起來。某部交通員張友貴等五個同志也協同村幹部幫助抗屬、貧苦農民及缺少勞動力者打場。連打帶藏，不到五天功夫，即將全部夏禾收藏完畢。果然，九日那天，忻、靜、寧、崞等地六百餘敵人聯合進行報復「掃蕩」，因全村早有戰鬥準備，所以趕敵人「掃蕩」消息一傳來後，全村即按預定計劃轉入戰時狀態。趙成成即以戰時指揮部總指揮的資格，全力領導起民兵，準備給敵人一個重重打擊。敵人這次「掃蕩」雖未到他村，但村人對趙成成的估計與領導正確，都非常佩服滿意。大家都說：要是這次敵人來的話，一定叫它嚐嚐民兵的厲害！（馮凱）

（又訊）這次敵人「掃蕩」的消息傳到杜貴貴處時，他馬上協同村主任召開生產隊長、民兵隊長、各變工組長的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在反掃蕩中一面繼續秋收、一面將晒在場裏的夏莊稼迅速打完藏起。但是杜貴貴把十九個變工組的人力算了一下，各組人力都太少，顧了打場就沒人秋收，顧了秋收又沒人埋藏，於是他提出把舊有的變工組重新合併擴大，才能兼顧過來。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接着又召集了全村男女羣衆開會，杜貴貴把這個意思說清後，就把十九個變工組重新組成為七個男女混編的大變工組。每組選出正副組長各一人。副組長領導婦女繼續秋收；參加變工的九十六個男勞動力除十九個負責供給全村牛驢的草、七個副組長、十四個割秋地而外，其餘都參加打場和打土窰藏糧食。民兵一班每天上山監視敵人，七個婦女四個老漢担任村口哨。這種嚴密分工的結果，僅兩天時間，全村二百五十畝放在場裏的夏莊稼，都全部打完了，並隨打隨藏，趕打完了也全藏完了。羣衆在勝利完成這一工作後，都異口同聲的說：「變工就要大變，樣樣都能照顧到，又不誤工，這回要不是大變工，十天也完不了！」（段肯炤）

岢嵐夏季生產中　組織扎工收獲很大

化嶺塔耕地擴大一倍多

（岢嵐訊）由於實行變工互助，羣衆生產成績普遍提高。又因中，二區各村從變工組中抽出大批剩餘勞動力（四百五十餘人），分編廿八個扎工小組，到二區幫助鋤草。王現莊七十四人半個月賺回工資十一萬七千元。另有二百十六個移民，扎工賺回七萬六千餘元，細糧七千斤，他們以一部收入購置衣服農具，解決了幾百人的衣食困難，自己的地則都由變工組鋤過。二區今年雖因霜災，改種了二千六百多畝地，開伏荒比較遲了一些，但因實行變工和併牛犋的辦法，全區組織了二百九十頭牛，不到一個月工夫，即開出伏荒一千六百四十餘垧，還翻過被水冲壞的地二千餘垧。有一百五十五戶移民，也翻地近四百畝。一區今年也大量翻伏荒，全區共組織四百八十餘人，一百七十餘犋牛，實行集體翻（明年集體種，按工分益）和變工翻（以人工換牛工），原計劃翻六千畝，結果翻到七千五百畝。因為獲得這樣大的成績，羣衆更認識了變工的好處，他們說：「變工眞好，不只今年種地多打糧，連明年多生產的底子也打下了。」（徐宇平、白日修）

（岢嵐訊）在今年組織變工生產中，化嶺塔二十一家農戶裏，除一個半勞動的老漢外，所有男女勞動力都參加變工。該村去年僅種地三百一十垧，今年因組織起來，種了六百八十二垧，較去年超過一倍多。由於統一分配勞動力，穀子鋤了三遍，黑豆、山藥都鋤了兩遍。下雨天不能鋤草時，就集體割柴，備下共同使用。夏季中，該村生產領導者蘇六又發動大家集體開荒三十垧，種糜子二十二垧。鋤地後，牛主們都不願讓還工，他們說：「牛不耐地也是空着，咱們應互相幫助」。該村和部隊的關係也很親密，他們幫部隊鋤草用了四十二個人工，還幫助到保德換種籽，修理房子。部隊有困難時，他們就自動幫助解決。部隊上也幫助變工組中工、糧食，解決生產中的困難，軍民就像一家人。此外，全村集股買毛驢一頭，專門馱運磨麵、服抗戰勤務。變工隊還成立民辦小學一所，變工組員每五天讀一次報，有十二個青年白天勞動後，晚上還到學校學習。（任生有、張建國）

反「維持」鬥爭勝利　關鍵在於發動羣衆

靜寧某村檢討經驗改進工作

（靜寧訊）××敵據點附近某村，以前雖曾進行過三次反「維持」鬥爭，但每次都是幹部一走，敵人一威脅，村中少數「維持」份子又暗中活動起來。幹部檢討了該村的反「維持」工作後，發現中心問題是沒有眞正把羣衆發動起來，於是在今年春耕減租中，就着重領導了該村的減租鬥爭，在一個月的勝利鬥爭中，羣衆覺悟程度大為提高。繼之又對「維持」份子進行了反貪污鬥爭，鬥爭過程中，先把「維持」份子勾結敵人敲榨羣衆的事實一一揭露出來，然後在「七七」紀念會上，按不同對象展開了公開的鬥爭，經羣衆決定，除要求全村的「維持」份子十人退出過去為敵人勒索的貪污的莜麥四千斤、白洋四百二十元交還羣衆外，並要他們當場承認勾結敵人壓榨村民的罪行，並向大家表明誓死不再「維持」敵人，羣衆聽了「維持」份子報告後，知道過去上了他們的當，各個都非常憤恨異常，同時又慶幸自己已經投到抗日民主政權的懷抱，這一消息傳出後，附近各村反維持鬥爭都更加熱烈開展起來。（劉大相）

偽蒙物資奇缺

（塞北訊）敵寇因物資奇缺，鬧得醜態百出。偽蒙敵寇最近又有三道命令發佈：一道是禁止汽車使用汽油——偽內政、交通二部宣稱自八月份起偽「蒙疆」區的汽油全部停止配給；另一道是搜刮各種銅器，偽經濟部並指定敵「三井洋行」、「大蒙公司」、「昭和通商株式會社」為搜刮之專門機關，向羣衆强索銅、銅佛、銅元、制錢、銅鎖、銅鍋，及其他各種銅製品。還有一道是通令各村鎮設立火葬處——規定老百姓死了人都得於三日內出錢到火葬處火葬，絕對不准私人運埋。對於這種可恥的辦法，敵偽本身也承認：「向死人打算盤，似乎有些刻薄」，羣衆則積極加以抵制。（賀沁、塞石）

敵偽感其末日將至　瘋狂掠奪敵佔區物資

敵佔區人心浮動物價狂漲偽鈔暴跌　太原市我同胞與敵英勇抗爭

（本報訊）自我敵後軍民積極進攻、盟機連炸偽「滿」華北，各地人心浮動，物價狂漲。敵偽感其末日之將至，近乃加緊經濟刼掠，山西敵於前月訂出所謂「物資流動取締辦法」，嚴格統制一切工農商品；同時則分向各處派出「集貨隊」，推行武裝搶糧。敵佔之大都市，敵亦更加瘋狂的進行掠奪，八月六日偽山西新民報供稱：偽警務廳前對太原市司街十號裕華藥房，橋頭街三十六號五洲大藥房，四十三號中西大藥房，八十七號萬國藥房，百六號華美藥房，鐘樓街十五號中興藥房等共二十八家，「一齊加以檢舉」，將其珍貴藥品二千五百餘種，加以「囤積」之名，全部予以「沒收」。並在所謂「暴利」罪名下「沒收」鉅款，數達八十七萬六千零五元九角四。此種暴行已迫使大部藥房陷於破產，敵寇此舉除更加暴露敵寇搶刼的强盜本質，由偽報記者所供「太原市內藥房乘最近物資不足而違反一切藥品之公定價格，以圖暴利……」等之叫囂中，更可見及敵佔區物價狂漲，市場混亂之一斑。又，敵之經濟掠甚且及於火車輸送中之包裹。據偽山西新民報六月二十二日供稱：「最近於火車輸送中或自車站收受包裹時，每於途中包裹或內中之物件被人竊取之事，時有所聞。……」因偽搶掠過甚，已至「威脅於民衆生活」。故敵「太原憲兵隊長」井部假猩猩的「發表重要談話」：「希望被害者當不拘被害程度之多少，即應向憲兵隊、鐵路局警務段、省會警察所報告」。但亦如偽報所言，敵對「報告之人反而加害之」，故在敵之罪行前，被竊者均皆不敢言。惟均對敵恨之入骨。

（本報訊）敵佔區大小城鎮，物價急劇上漲，偽鈔暴跌。從七月到八月，太原物價就漲了一倍，到八月底，一般商民已相率暗地拒用偽鈔，有貨亦不拋售，市場上無形之中已形成罷市的局面。在文水交城平川地區，一般商民都只顧買進而不願賣出，甚至還有不病的人也開上藥方買藥存起來。八月以後，忻縣、寧武各大小城鎮的偽鈔亦開始跌落，現已不及去年此時的四分之一。敵人為了挽救這種危機，正以重徵「戰時利得稅」，沒收大商號及屠稅來維持，八月中，在太原已沒收數家商舖，在忻縣叫殺了兩個商人。敵人這種殘暴手段，除了更加暴露它的猙獰而目以外，只有更加促使經濟情況惡化而已。（高希平、張建國、銘新、留志宏）

（本報訊）我敵後軍民之進攻與盟機之狂炸，已在敵佔區引起嚴重之騷動，敵偽亦難以掩蓋。據我繳獲之七月四日偽山西新民報所供，由於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太原敵偽自七月三日起，曾發行「防諜週」，妄圖以此「安定人心」。同日偽報供認發現「破壞團赤色份子」，「企圖破壞太原市附近工廠之設備」「……以減低生產能力，與攪亂後方……」因此不得不對太原各工廠進行普遍「大檢舉」。並謂敵軍「終日忙於肅清地下組織」。足見敵之屠殺鎮壓，絕難稍挫我廣大同胞之英勇抗爭。

我緊緊圍困春景窊　偽軍四名病餓而死

（寧武訊）春景窊據點敵人，從七月份被我模範民兵李四小民兵、游擊隊三次打死警備隊三名、傷七名，繳回與打毀飯具多件後，偽軍就移到碉堡內吃飯住宿，一到晚上都散到碉堡的陰溝裏睡覺，由於偽軍白天吃上高粱麵，晚上睡不上熱炕，加上受我襲擾的驚怕，八月初就死了四個。八月半敵到平川抓來大批民伕企圖到春景窊附近山上砍伐森林，又被我游擊隊民兵捕捉（教育後釋放），將敵砍伐計劃粉碎。八月十二日，六個偽軍企圖沿森林偷偷繞到丁家溝搶劫，被我村公所通訊員速射幾槍，倉惶逃回碉堡。八月二十六我某村民兵夜襲黃花嘴碉堡，偽軍兩哨兵膽戰心驚，乘機逃跑，其中一名攜[illegible]槍一支、子彈五十發、手榴彈兩個、黃大衣一件向我投誠。現春景窊仍在我緊緊圍困之中，碉堡附近民衆都安然的進行着生產。（宋雄國）

朔縣敵又進行「清洗」　大批偽人員被捕殺

平魯敵軍醫二人厭戰自殺

（塞北訊）朔縣敵寇在偽組織中又進行「清洗」，偽人員大為恐慌，敵偽裂痕日深。據所獲確訊：原朔縣敵木存嗣譯被押到張家口以後，凡和他有關係的偽組織人員都在「清洗」之列，連他嫖過的妓女都要追捕。為了進行這一「清洗」，敵人特別成立了一一種名為「特別板隊」的特務組織，由日、華特務混合組成，穿便衣到處活動（光利民就有七個），專門調查偽軍偽組織的內部情形。朔縣城內敵特務機關的大特務朱弼已被扣押，偽警探分隊長呂中權兼警務隊長及會去過包頭的張自強、劉玉都等被「開除」，另外大學生，一部份學生已四散逃走；利民偽警務隊副隊長柳三萬、俱樂部經理張鈞等五人被捕，偽警務隊長孟守堯和副隊長李生華都已逃跑；原駐窰會的偽大同省西方特別工作隊，曾是網羅一些民族叛徒專門對付抗日人員的特務組織，也於八月初被「解散」——先是奉命「他調」，八月五日調到朔縣城內即被突然包圍解決，偽隊長隊員等全被解除武裝，並連家屬一同扣押起來，其除郭三已被殺死，調動之初，落下不明。隊員已有送死的預感，設法跑掉的有四五個人，一個叫作梁玹瑞的苦於無法逃脫敵手，曾喝大烟一兩自殺，但被敵發覺灌過來，又被押到朔縣。這種「清洗」造成偽軍偽人員空前的恐慌與動搖，現在人人自危，紛紛設法逃跑，敵偽間的矛盾與裂痕日趨深刻化。敵佔區同胞對於此事有正確的評論，他們說：「這就是替鬼子辦事的下場，現在連家也保不住了。」

又、平魯泉子上據點，有敵軍醫二人，因厭戰用手榴彈自殺。（塞石、石磊）

小評

加緊備戰秋收

黑油油的莊稼，快都變成金黃色的了。日本鬼子像餓狼，正看的眼紅，想吞食它，蹧蹋它。我們必須把警覺性提到最高度。

俗話說的好，「有備無患」，現在部隊在前方雖天天打勝仗，但敵人突然的襲擊和騷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的地區，鬼子已在不斷的出擾。趙成成同志對敵人作那樣正確的估計，即在我軍打勝仗後，依然不放鬆戰鬥的準備，勝利完成了全村的夏收工作。杜貴貴同志則在反掃蕩緊急情況下，能夠根據羣衆的要求，迅速把變工隊加以合併擴大，全村男女老少都組織起來，嚴密分工，對戰鬥和生產都能兼顧。這都是値得我們學習的。

秋收在各地已部份開始，我們應發揚趙杜二同志村的經驗，一定要做到隨收、隨打、隨藏，隨時準備戰鬥，才不致受到意外的損失。

臨縣李家塔　民辦小學辦得好

（三分區訊）由於一中師範班生產隊同學的推動與幫助，臨縣李家塔的民辦小學正在很快地發展着。五月間師範班的同學和村幹部陳克貴一道動員學生創辦了這個小學，村裏公推陳克貴當校董，師範班同學鄧向業担任教員。上學的兒童本村有十三個，附近喬家溝也來了十個。鄧向業按他們的需要，很靈活地教課，不單教識字，還教生產常識和站崗放哨，並且發動競賽，因此兒童進步很快。又因兒童家裏要生產，他就上下午各教一段，兒童既不疲倦，家裏的事情也悞不了。小學辦起來了，鄧向業和陳克貴又向大人開展工作，民兵們年青積極，就先發動民兵識字，從認識路條、通行證開始，慢慢作到讀報、講民兵故事，結果大大推動了站崗放哨與清査戶口的工作。後來他們又向婦女做工作，先教紡紗，然後讀報講劉能林等勞動英雄的故事，婦女們很喜歡，不到時間就來了，苗喜變還帶着婆婆來學習。這樣民辦小學很快成了團結教育全村兒童、民兵和婦女中心。（郭守讓）

長列運輸機源源降落 安亭附近傘兵大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荷蘭前綫消息：大規模的傘兵戰在安亭周圍進行着。長達二七零哩的空中行列綿延於英境和荷蘭的上空，運輸機拽引着成列的滿載軍隊的滑翔機，冒着德機及其地面砲火的襲擊，安全在安亭附近降落。據說安亭方面的盟方空運部隊正進行極猛烈的戰鬥。盟軍特別公報曾提到他們的降落是在掩護英第二軍的前進，英第二軍在向安亭前進中曾遭到德軍極猛烈的反攻，德坦克二百餘輛猛攻盟方在荷蘭境內的走廊（自愛恩德荷文至尼米根以北），但於切斷盟方一主要公路後，卒被盟軍擊退，盟軍擴大其走廊，並鞏固其右翼。據說，尼米根英軍於向東推進數哩後，已到達荷德邊境。

美機二千架猛襲菲律濱中部
美軍佔領帛琉四分之三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　據東京二十四日廣播：二十四日晨，美艦上飛機二千架襲菲律濱中部，被襲城市有里加斯比及宿務。另據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二十三日公報稱：二十日美機襲民答那峨南部，擊沉日方二千五百噸的商船兩艘。另海軍轟炸機於同日夜間擊沉從婆羅洲開出的千噸貨輪一艘。

又據華盛頓訊，美海軍陸戰隊已佔領帛琉島四分之三的地區。截至九月二十三日傍晚，已擊斃日軍七千零二十人。又盟軍在新幾內亞掃蕩戰中，擊斃敵軍八百三十五人，俘二百零一人。

美軍最近的兩次登陸已可開始鉗攻菲島
——美報作這樣評論——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美新聞處訊：加里福尼亞太陽報評論說：本月十五日，麥克阿瑟部隊自新幾內亞向北挺進，在哈爾馬黑拉正北的摩羅泰島登陸，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哈爾馬黑拉東北約五百英里的帛琉群島上的推進，這個跳躍越過了塞班及關島到菲律濱一半多的距離。現在麥克阿瑟部隊可以從南，尼米茲部隊可以從東，向民答那峨島的達佛作競賽了，而且他們從兩個方向聯合進攻的時間大概已經寫在盟軍的時間表上。「看地圖，立刻可以發現，倘若日寇失掉了菲律濱，在中國以南的一切佔領區都感十分危險，美國若在民答那峨建立起空軍優勢，日寇到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甚而馬來聯邦的交通都受到破壞的威脅。」又十九日猶他州鹽湖城軍訊報社評說：「美軍在摩羅泰和帛琉群島的登陸，是對日寇非常沉重的打擊，而且全部行動是接連不斷的，因此不能不被看成是在準備西進的道路。現在我們能向菲律濱發動鉗形攻勢了，那個戰鬥是太平洋戰鬥中具有決定重要性的戰鬥，日本的大難就在眼前，因為將來我們能以菲律濱基地切斷日本和它竊據的西南太平洋富饒的領土最後的海路，並使將來到達中國海岸的道路可以打開，使人員和供應品在中國海岸登陸，那就是日本結束的開始。」

敵船舶汽油奇缺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美新聞處訊：日本帝國議會在其九月十一日會議結束之前，日本船隻的損失（本月頭十二天內沉沒貨船八十艘）使帝國議會中的若干討論被嚴重提出來，這是同盟社二十三日對亞洲廣播議會最後消息之一。該消息涉及與日本有關的航運、石油供給問題，並亦論及日本戰時的財政與民生。關於航運部份稱：「對於個別的低級噸數的木船，自五十七至一百五十噸，現被徵發為國家之用，已通過決定，而輪船水手動員令，亦將迅速付諸實行，以補充海員的需要。」該消息又稱：「增加生產人造石油此時極為緊迫，咸信在日本與滿洲各地將採取發展人造石油工業的大規模計劃。」議會在討論日本戰時財政時，藏相曾說：「國家公債計劃為暗淡，我們正從國民收入的觀點計算，但很難估計，所以計劃是不合理的，並且結果不合邏輯。」關於日本國內的民生，首相小磯曾說：「我想目前的水準是最低的生活水準。」

斯大林接見英美大使
——聽取魁北克會議決定的報告——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塔斯社訊，斯大林元帥於二十三日接見英大使卡爾及美大使哈立曼。兩大使奉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之命，向斯大林報告魁北克會議的決定時，蘇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也在場。

大後方作家生活困難
——王魯彥貧病交迫悲慘而死　柳亞子帶家逃難艱難度日——

（本報訊）作家王魯彥前患肺結核，生活困苦，曾在湖南茶陵養病，寇騎深入，他帶妻子三人跑到衡陽，在車站整整躺了三天，又坐車到了桂林，當時病已很沉重，曾入某療養院治療，稍有轉機，但醫藥費不能按日交付，院方也不信任他的保證人，逼債難堪，他含淚要求妻子說：「離開院吧！我要離開這裏！」八月二十日逝世。柳亞子在桂林過的也是一向靠兒女過半安定的生活，湘桂戰局緊急，他帶全家逃到廣八步，艱難度日。此外，艾蕪、司馬文森、熊佛西等也都逃到柳州，一點稿費都因逃難化乾，全家，嗷嗷待哺，境遇悲慘。按近幾年來，大後方文藝界的生活困難，在黑暗政治下，精神上又遭受折磨，大後方報紙上都有過不少記載。去年九月的「戲劇月刊」裏，老舍以「不要餓死作家！」為題，痛述「實在不忍看戲劇作家都[illegible]含冤而死！」而老舍本人也是「面黃飢瘦，似乎註定了不幸的命運」（三月十一日雲南日報）。雲南日報描述作家們「在貧病中呻吟嘆息」，一面絞腦汁，以取很低的稿費，同時還要擔當籌劃柴米油鹽、燒飯、帶孩子等雜役，但最嚴重的還是稿子賣不出去，甚至因稿闖禍。見刊在上海戲劇月刊中寫道：「每個寫劇本的人都在被侵害，被糟蹋，為上演權而苦悶！」在該月刊追悼戲劇工作者沈碩甫的文章中，慘痛地說他在長期艱苦生活中得了胃病，心臟衰弱病，沒有餘裕的時間和經濟去延醫服藥，致成不治之病，入殮時，「發現其內衣破爛無一完整處」。許多作家是在國民黨統治者所造成的罪惡社會中死去了，但是國民黨當局卻還追悼他們都不許。魯彥死後，八月二十八日重慶新華日報本來擬登出菊隱寄去的「哭魯彥」一文，竟為當局禁止刊登！

又中華全國文協總會為援助貧病作家，發表籌募基金緣起，其中有云：「當局雖曾援助，而粥少僧多，亦難廣度盡庇。苟任其自生自滅，則文藝種子斷絕，而民族精神之損失或且大於個人之毀滅」等語。

羅斯福招待記者時表示對中國軍事形勢不滿
——羅邱會談會涉及戰後問題——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英官方通訊社訊：二十二日，羅斯福總統在其自魁北克返華盛頓後的首次招待記者會上聲稱：他與邱吉爾首相曾在魁北克討論頓巴敦橡樹林會議．羅氏不願宣佈討論的性質，他對於會議的進展表示滿意，且不重視英美蘇會期的延期結束一事，並指出其中所包括的若干問題斷無法在倉促之間成立協議。並說他與邱吉爾在魁北克會議中關於意大利問題曾討論了各黨各派分負管理與重建國家的責任問題，並擬具計劃，使意國人民今日免於因饑寒而致死亡。羅氏又說：他與邱吉爾首相曾討論德國的前途。總統繼稱：從軍事觀點看來，中國形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梧州容縣相繼淪陷
敵寇獸蹄已深入廣西境內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二十二日桂境又失兩城，一為東路敵陷梧州，一為南路敵陷容縣。至此，東、南兩路敵相距不過一百公里。前此東路敵並陷懷集。另湘境由道縣南下敵陷湘境最南距桂林以東約七十五哩的永明。梧州為廣西東部門戶，居潯桂兩江交點，為桂省產米第一富庶區，梧州又為桂省新興工業發源地，設有硫酸廠、製藥廠、煉鐵廠、桐油廠，廣州淪陷前，該地為桂省的貨物吞吐口。第十四航空隊來華作戰，該地成為以桂林為中心的空軍基地之一。容縣在桂省東南，由雷州半島北犯之敵抵此，已深入桂境一百三十公里。

羅斯福開始競選活動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合衆社華盛頓二十三日訊：羅斯福開始其競選運動，抨擊共和黨說：他們應對「我們所遭的災難」負責。總統在美國勞工同盟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稱：共和黨政綱中的勞工政策十分可笑。共和黨人最近數日演說的全部內容，似在轉換其所揭示的口號「總統應」責質問其外交政策的政客們，說當歐洲及亞洲暴風雨向我方襲來時，他們埋頭於沙中，不問事實；今日他們復要求人民信任他們執行我們的外交政策和軍事政策。

國民黨腐敗政治的惡果 引起盟邦很大憂慮
——美報說中國人民是空前偉大的——

新華社延安二十五日電：據美新聞處紐約訊：十九日華盛頓明星晚報的社評說：「中國的士兵和遭受長期痛苦的人民是空前偉大的，但是中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中國軍官的缺點，加上國共兩黨的僵局，已達到削弱中國力量太大的程度。」另據路透社重慶電稱：「今日中國軍事形勢是一九三八年秋季廣州與漢口淪陷以來最危急的，廣西之戰已開始了，日軍從湖南及廣東兩路進攻，日軍以衡陽為根據地，分三路向南推進，目標在桂林。中路沿鐵路線（此戰的日軍主力）部隊現距桂林八十哩。」國民黨腐敗不堪的寡頭統治所造成的惡果，盟邦人士對之極為憂慮。

六千萬被忘掉了的同盟者
E．史諾

這一極其醒目的標題，意思就是說：在中國敵後戰場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六千萬（按目前數字為九千萬）已被解放的抗日人民，是美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同盟者，但是這個同盟者過去未被美國政府和人士所注意。史氏力主此種現象必須變更，並以非常流利的筆法，介紹敵後戰場的狀況。全文發表於六月十日美國「禮拜六晚報」週刊。爰特譯載於後：

美國人常以為中國現在已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在重慶國民黨政權之下，這政權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另一部份是在日本統治之下，日本掌握南京政府，當作它的傀儡系統。但是還有第三個中國，這第三個中國是由華北各省日寇手中所解放出來的許多地區組成的，並且組織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新型的地方政府之下。我的意思是說游擊中國，這一些根據地和朝鮮日本之間，僅隔一炸機數小時即能達到的距離。

很多人模糊地知道有一些中國游擊隊在與敵人作戰，但是很少的人知道他們已經統治的領土之廣袤。更少人知道這些軍隊已經獲得發展，雖然它們沒有重慶政府的幫助，甚至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它們即處在國民黨緊緊的經濟的與軍事的封鎖之下。中國的情勢頗像南斯拉夫的情勢，毛澤東與朱德兩位將軍及其領導的中國游擊隊類似鐵托元帥及其部下；而重慶對他們的政策則和米海洛維區及南王彼得對南斯拉夫游擊隊施行的政策如出一轍。

在南斯拉夫，我們與英國和蘇聯現在積極地支援鐵托，簡單的原因是他的部隊積極地與軸心作戰，但是在亞洲，我們對於實際上在華北唯一抗擊日軍的朱毛軍隊迄今尚未給予正式的承認。但中國的游擊運動事實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擊隊組織。今天太平洋上我海空軍部隊（指美軍——編者）的迅速向西方前進，意味着太平洋戰爭的戰略演變，這一演變更使我們對中國游擊運動，發生特別興趣。

去年二月，尼米茲海軍上將曾宣佈，海軍企圖在中國海岸佔領許多根據地，以便從那裏進攻台灣和日本。香港與廣州也許是首先光復的中國海港，但是轟炸機從香港與廣州飛往東京和大坂，仍是遙長的距離。中國距離日本最近的地方是在更遠的北方；因而那裏的游擊隊對於我們有很大的潛在重要性。

從長江流域到蒙古草原，直達滿洲南部的山川之間，成千的村莊形成人民戰爭的模型。它的組織者，主要是由八路軍與新四軍所鼓勵與訓練的相大有為的青年。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部隊是在前中國紅軍久經戰陣的老幹部領導之下，這些老幹部在過去延綿的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的十七年中有一部出生入死、生長發展的驚心動魄的記錄。

曾經訪問過游擊區的外國觀察家估計：在日軍後方，他們已組織起來並給予初步訓練的民兵數達幾百萬。這便是主要戰鬥部隊的後備軍。此外，據說還有數百萬各種不同的抗日救國會的會員，幫助正規軍的服裝、食糧、居住、裝備和運輸等工作，並且是正規軍的耳目。正式材料顯示游擊隊在華北已深入四五五個縣，包括五二・八〇〇個鄉村，擁有的人口在六千萬以上。所謂「敵佔領土」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的地區大部時間是在游擊隊手中。

將近七年以來，日軍曾企圖消滅這些毫不疲倦的敵人。一九三七年，八路軍的正規軍不到五萬人，牽制日軍部隊僅幾個師團。但是這些先鋒部隊在各個方向都已發展了數倍。日軍在華兵力三十五萬人之一半以上，及約二十萬偽軍現在是被用於保護他們的設防區域，並對十八集團軍進行「討伐」戰鬥。最近日本軍事報告將該集團軍的兵力為五十萬到六十萬。

在日軍佔領下的每一個省份內，這些省份所包括的區域等於法國領土的三倍，游擊隊區域確定地建立起鄉議會和縣議會，他們在根據地內建立了四個邊區政府，這些邊區政府在這個戰爭時期，除了極短的間隔時間以外，都在堅持工作；每一個邊區政府代表幾個接鄰省份被解放的地區。直接的與秘密投票的選舉，在一切可以適用的地區都實行了——鄉議會與縣議會的情形幾乎都是如此。

這些敵後政權大體上行使正常行政機關的一切職務。它們有自己的郵政系統和無綫電交通。它們出版自己的報紙、雜誌和書籍。他們維持一個廣泛的學校系統，並且施行一種男女平等的成年人普選權的改良的法律。他們調節田租，徵收賦稅，管制貿易與發行紙幣，舉辦小型工業，試辦許多試驗農場，發放農貸，建立根據分配制度，並在許多地方進行造林計劃。（未完）

襲入圪洞之戰

宇

（一）

圪洞鎮駐着方山敵偽的首腦，是嵐離公路南段的最大據點。三年來敵偽猖狂的蹂躪着那裏的老百姓，做着各種罪惡的勾當，最近又在各村強派了將近一百套的便衣，準備出動搶糧，「徵收小麥計劃」，也由偽縣府頒發了。

九月二十三日，我們決心去主動的打擊敵人搶糧陰謀，痛懲這些罪惡猖狂的敵寇爪牙。

一連幾天風雨，使人們都希望着天晴，可是那天我們却就心着天晴，黃昏時我們向圪洞前進，恰好天上又陰起黑雲來，我們渡河，跳外壕，爬城牆的時候，濛濛的細雨又下起來了。

（二）

開始，在村的西南角，戰鬥最激烈。

就在偽軍營房的哨樓旁邊，突擊隊把提在手裏的鞋子又穿在腳上，突擊隊立即登上雲梯，挖水洞，動作緊張而緊決。營房很迅速的被我們控制了。第一突擊隊越過後院，進入滿住偽軍的前院了，後院角上才一「誰？」「幹什麼的？」一叫起來，聲音逐漸慘恐而悲哀，回答這悲鳴的是「撲通，撲通」從牆上往院子裏跳的聲音，誰也不顧去理那個放哨的傢伙，那傢伙看勢頭不對，悄悄的溜走了，並沒有打槍。

王安才第一個跑進前院，丁雙生同志一刺刀就把南房的門劈開，把速的往邊裏一躲，吳昌茂隨即投進去幾個手榴彈，偽軍們從貪婪的睡夢中，慌亂的跳到了房角、桌椅下，接連的爆炸聲從每個房子裏傳出來，火光閃耀着，夾雜着機關槍的吼叫，使我們在憤恨中格外興奮。

接着呼喊代替了爆炸，聲音是粗壯而誠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繳槍吧！我們優待你們！

先在北房，我們照起了火把，五個偽軍很快的繳槍了。憑藉北房，突擊隊脫離了毫無掩蔽的窰院，更有信心的打擊敵人。丁雙生同志沒有離開院角，他英勇健壯的氣派，被火光照耀得很明顯，呼喊聲中，他的聲音也格外響亮。這時，敵人發起了一陣零亂的還擊，不幸，流彈從丁雙生同志的胸脯穿過，丁副排長倒下去了！但他的戰鬥作風却永遠遺留給我們，第一突擊隊的勇猛果敢，正是由於他的領導。

仇恨使我們去尋找搏鬥，當我們正要對變橫的時候，一個偽軍提着褲子跑出來：「不要打啦，我們繳槍」！許連長答應了，他滿下最大的憤怒，命令各隊停止射擊，房子上的部隊早已用手榴彈刺刀殲滅了南門上的敵人，打開南門，打開營門，與突擊隊會合了。

成百個火把在院子裏來往照耀，常院中偽軍站起了隊。王指導員簡短的向他們講話：「不要怕，我們保險不殺他你們，不叫你們受刻制，他們紛亂的說「曉得，曉得。」

在另一個房子裏，偽小隊長躲在屋角裏求饒，戰士張良學笑了笑，對他說：「不要害怕，不難為你，跟上走吧！」張良學搜了偽小隊長的槍，叫他帶上自己的東西，一同走出來。

搜索中，戰刀、槍支、文件、陸續的送到二梯隊來，俘虜的行列也擴大着，只這戰場的一角，就繳了十二把戰刀，二十一個俘虜，二十九支槍……。

（三）

側面的小院裏，戴着腳鐐手銬的人們騷動着，「為什麼八路軍不來？快來啊」！好幾個人想叫喚。渴望終於達到了，戰士們掄起砍刀斧頭，打開了門，斬斷了腳鐐，死亡威脅着的人們重生了，他們忘記了滿身傷痕，忘記了被打爛的屁股和被拷打傷的腿，緊跟着戰士們走出來。

「八路軍頂我的個父親哩」。一個姓劉的老漢不時的這樣告訴人，「不然再有三天人家就槍斃我呀！」

（四）

北城樓上的敵人，戰鬥一開始就繳了槍，很長時間這裏已成為我們的指揮所。敵田杪中隊的彭譯以為還是敵人守着，口裏喊着「自衛團」，向這裏走來，碰上我們的司號員田立信，田立信一舉七九槍就結果了他，屍首順城牆滾下去。平日，田譯在圪洞遊來遊去，欺負老百姓的女人，老百姓恨透了，都說他不會好死，這下應驗了老百姓的說法。第一天，老百姓運設着譏諷的傳說着：彭譯譯出門子碰上八路軍了……

靠近北城門，偽縣府、偽警察所、偽合作社、偽新民會的院子裏接着，王連長的突擊隊在翠濱敵人後，順利地進行搜索，火把光照耀得圪洞天空紅亮亮的，全鎮動亂着。

李連德頭一個從樓梯上進入偽縣長的家裏，他想着漢奸頭子捉到手不說，還有兩個二十發呢，但他只能不如所願的尋出一些文件和一架收音機，他還不太失望，因為這些文件比槍支還重要。

從偽合作社裏，成批的布匹，大箱的火柴、紙烟，往外搬運着。僅有的一輛汽車——群衆說是「圪洞滿的大汽車」，因為它缺了木炭，昨天還有人為它換了三百棒子，被拘押起來，於是一轟，「轟」的兩聲之後，也變成了一堆火。

從南門到北門僅有的一條街，完全在我們手中了，直至天空泛起魚肚白色，我們勝利的行列才走出北門；敵寇在太陽升起來後，才從村東的烏鴉殼裏伸出來，盲目的向村中射擊了一氣，好像在慶祝我們勝利似的。

在敵人門口打擊敵人

丁基遺作

這篇通訊是由戰鬥報寄來的，據說這是丁基同志在十六日的早晨寫成的，下午他就犧牲了，茲特登於此，以誌紀念——編者

赤尖嶺的敵人，於九月十五日上午，出來企圖捉我們的便衣，中了我們巧妙佈置的埋伏。機槍一響，敵人還來不及退走，我們的突擊隊就冲下去了。戰鬥英雄黃金亮班長，一馬當先，把敵人的護士兵小松木的槍奪到自己手裏。敵人的班長打了他一槍，黃金亮同志就掛了光榮的花。但是他仍用奪來的敵人的刺刀，把敵人刺倒一個。戰士張登元打了一顆手榴彈，一邊手上又套了一個，一邊冲上去。敵人的班長給他一刺刀，他輕輕一撥就撥開，他縱三顆手榴彈又出去了。由於他勇敢的冲鋒的前鋒，他縱到敵人班長的嶄新新的三八式步槍和擦亮的刺刀，手錶和子彈盒子。指導員高如林同志和戰士一同直冲到離敵人數十米遠處，他負傷後，在抬回的路上，光榮的犧牲了。高政指在戰士心中留深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平時工作得艱苦，揹柴、揹糧能揹九十多斤，開號也會能行；作戰一貫的很勇敢，曾參加過有名的黃土嶺、陳莊等戰鬥。文書謝惠亭說：「我在家裏聽說打死了日本人，繳到勝利品，我實在高興。可是又聽到我們的指導員犧牲了；我心裏實在難受。」他說着就哭了，哭了很久。戰士任何年說：「每一次戰鬥，他都和我們在一起，他是和我們在一起作戰時犧牲的。」戰士曹鳳生毫不猶豫的把指導員揹了一架山。戰士劉鳳春甚至說：「我們雖然得到了勝利，但是我們的指導員犧牲了，這個仗打的不上算。」但是我們不能說「不上算」，我們當場打死三個可恨的敵人，俘擄一個護士，他被抬到半路上，又死去了；兩個重傷的回到碉堡就死了。

我們繳獲了四枝步槍。西馬坊、開府被我們收復以後赤尖嶺的敵人，還是第一次出碉堡，就在門口被我們痛打了一頓。夜裏，他們又整夜沒有睡覺，機槍步槍亂打了一氣。我們不過打了兩發擲彈筒。

紅的紅布幔

記者

我們的一個工作同志到「離敵據點三交×里」的某村。來過不只一次，大家都很熟悉。村裏的人看到他，漸漸的尋找來了，有年青的、年老的，有些是在敵人那面「應名」的偽「這個長」「那個長」的。

話題慢慢地拉開來：從外國說到中國，從報告好消息談到蟠伏在三交的敵人。

「狗奇的們，可夾下啦！現在可是寸步難行了！一出來就換炸彈。」一個年青的人先這樣說。

「你們不要說咱這裏是敵佔區，實在的，咱還是咱根據地的人呢。敵人吧，應付應付……」

——這個兩鬢已白的人還沒說完，另一個人就搶嘴了：

「是的，應付我們也知道不好……反正咱是自家嘛，要教作什還不是作什，只要能收拾倒鬼子。」

於是，我們這位工作同志佈置了一件小小的工作：

就在第三天早上，三交鎮中一道街頭外的廣闊的場地上，襯映着綠野和藍天，晨風吹動着一面血紅的紅布幔，那是用兩根栽在地上的長竹竿子撐着的，上寫八個大字：

『回頭抗日　不算舊賬！』

像插在鬼子胸脯上一把刀那樣痛快，三交鎮裏被上的挑裏外人們都在傳說着，眺望着，笑着（有些人心中在思索着），擱置了發愁的面容，心被掀動而跳動着了。

四個大碉樓內的敵人早嚇到了，狗腿們也報告了。

引起了紛擾。但是這面「紅的紅布幔」威武地輝耀在晴空，從早上，到午上，在暮靄中，繼續招呼着。第二個早上……第三個早上……

當天，敵人沒出碉堡。以後，敵人也沒有起來。據有人傳來的消息：敵大元中隊長說，八路多的有，標語下面地雷大大的有！——總算他猜的還差不多，「小心」救了大元的命，他還死了幾個星期。

敵人只成天價小場搶步槍狠擊着那塊「紅的紅布幔」。噠噠……咯咯……的。

紅的紅布幔上，穿開了無數的小孔，青、綠色從這頭透過那頭，從那頭透過這頭，黑影影的大字在濃重的紅色與瑩瑩的背景之間，頑強的不知疲倦地向遠的近的人招手。直至風塵使他蒼老。

不久，被困急的大元中隊長帶着他的三四百名「牲口」出發搶糧了。結果，馬脊梁上橫着他的冰冷的僵屍返回三交。

兩支長長的竹竿子，在街頭外面勁直地冒着大風擺動着。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悼丁基同志

戰鬥報社

十一支隊九月十九日赤尖嶺戰鬥，是誘敵伏擊戰。丁基同志被派往八分區採訪，路過這裏，就滿懷興奮的參加「這次戰鬥」。他同本報另一記者鐵沖同志在一個突擊隊裏。戰鬥開始，他倆跟在後面；突擊隊開始猛衝的時候，鐵沖同志想在後面拍照，丁基同志就衝向前面去了。一陣殺聲過去，左邊溝裏有三個敵人被手榴彈消滅了。丁基同志這時拿着一支步槍，一顆手榴彈，在和敵人戰鬥。他和高政指跑向最前去，部隊還沒有趕上，高政指就在丁基同志旁邊犧牲了。部隊一直追趕到敵人的門前，赤尖嶺的村邊上，丁基同志伏在河邊的土坎上向散敵射擊。他告訴身邊的鐵沖：「我參加幾次伏擊，都沒打上，這次還差不多！」興奮的神色，難以形容。

戰鬥結束了，回來沒有休息一下，就去三連收集材料，在第二天早晨，寫成了「在敵人門口打擊敵人」的通訊。早飯後出發，在開府山上，他又參加了戰鬥。

這天上午，我們佈置再打一個伏擊。部隊到達伏擊地點就佈置開了。這時，敵人已經在開府河灘裏休息。丁基同志由南山頭去北山頭，由牽制敵人的陣地跑到突擊陣地，他站在機槍陣地上。機槍叫了，敵人像一羣野鬼在溝裏亂竄。一部份敵人拚死命衝上來了，丁基同志跟營指揮所一同轉移，情況不斷的變化，為不要使自己成為累贅，先走幾步。翻了幾個山頭，快接近安全地帶了，一個戰士揹不動地雷，他接過來揹上，就落在後面。正當通過那個最危險的大石山頭的正面的時候，他負傷了。又翻過來，走到鞍部，前面是一個衛生員，後面是一個關連長，他們一同受傷，一同犧牲在那裏。

丁基同志從四〇年就調來戰鬥報社工作，有時當編輯，有時當記者，為部隊裏許多同志所熟習。他鑽入工作，愛勞動，尤其喜歡接近羣衆，到一個連隊，很快和戰士在一起；到一處村莊，又馬上和農民為朋友。就是拿起槍桿的，卻沒有一點知識份子架子。像這次戰鬥，他和戰士們肩並肩的一步步向敵人射擊；打完了仗，不休息一下，就去搜集材料給報紙寫稿；完了，又和敵人戰鬥。從他的行動，我們看到一個黨報記者，黨的文化戰士，高貴的品質；同時，也只有黨的培養，才能使這種品質放出光輝。

他的年青和對於揭露自己缺點的勇敢，在他面前展開燦爛的前途。特別經過整風和今年的生產運動，他的進步更快了。這次從黨校三部調回報社，派往八分區工作，誰知沒等到了目的地，就為黨報流盡了自己的血。

抗戰以前，他是個大學一年級生。那時才十幾歲，就因為參加上海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被國民黨抓去關在蘇州反省院裏。幾個月以後，討保出來。抗戰以後，到延安魯藝學習，並且加入了共產黨。四〇年初，從華北聯大調到一二〇師。

正因為是個青年知識份子出身，有時熱情放起來，就失掉了駕御的力量。據十一支隊朱政委來信：戰鬥之前，他曾對該首長告訴了三遍，隨後又寫一封信去，不許丁基同志到火線的最前面去。可是，丁基同志興奮的忘了黨培養自己的艱難，沒有聽指揮員的忠告，以致有這不幸！我們學習他每一件長處，而在他失錯的地方，更要注意加強我們的鍛鍊。

和我們的槍一樣，我們的報紙也浸着鮮血。當我們把丁基同志寫的最後一篇染着血跡的遺稿付排的時候，願和戰鬥報的廣大讀者共同努力，把戰鬥報辦好，使它更適宜於戰鬥！

工牌子

文牛

——介紹一種簡便的計工辦法——

開石馬約鄉路望灘的變工組，開始變工時，計工是記賬的辦法。但是人們不會記，記來記去總記不清楚。以後大家想辦法，改成用工牌子。就是一組七個人，每人都製下九十個紙片，三十張記上「一」字，表示早工；三十張記上「二」字，表示上午工；三十張記上「三」字，表示下午工，每張正面都寫上自己的名字。變工時，你給我做一上午，我就給你一張「二」字牌子。我給他做一下午，他就給我一張「三」字牌子，做了一天就給「一」，「二」，「三」字的三個紙牌，隨做隨付。到一個月時再清算，你手裏我的牌子和我手裏你的牌子可以相抵了，各自收回去，有長餘的就一總記下來。這個辦法，大家感到既方便又簡單，很是不賴。